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侍講臣劉亨地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貢生臣王　鍔

左傳杜解補正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為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

解時有缺失而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為此書至部寶左觿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罄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禄其子取諸楚詞千畆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為廟主取諸説文石四為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為萊蕪取之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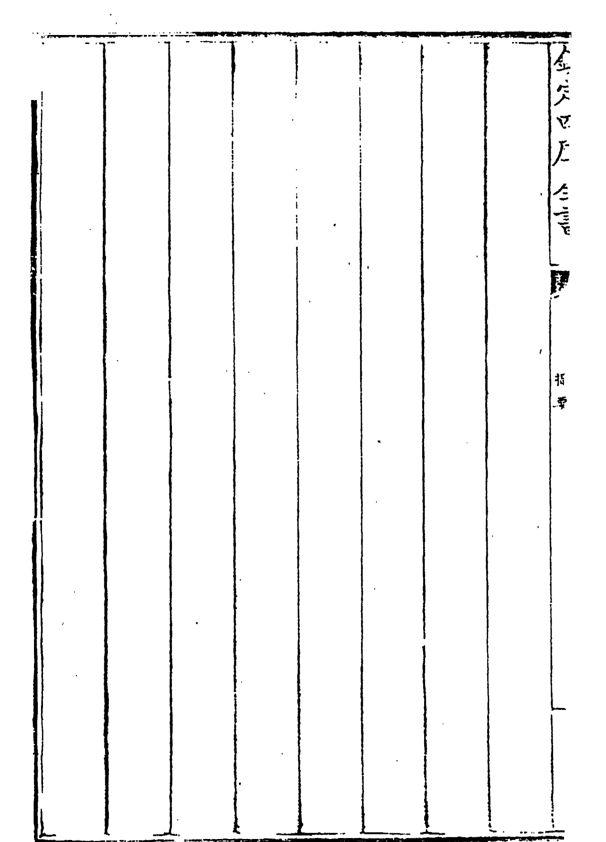
義研究詁訓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註糾正此書尨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

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説究以炎武為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説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為鄭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説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為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註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

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崑山顧炎武撰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

能盡得而㗐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東吴顧炎武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寐寤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

不如早為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

未嘗君之羹　解食而不啜羹非也改云爾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説每於解中見之謂既

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於

欽齊爽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

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

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

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

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

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蘋蘩薀藻之菜　玉篇薀於粉切菜也毛晃曰薀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

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别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盖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忿公知而故問責竆辭按此非人情改云

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

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

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顧與

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

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

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駮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佯爲不知而使軍士詛之

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解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

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盖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氏以為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

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

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
與吾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霑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

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　未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為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蓋未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

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于

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弑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絶不為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絶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絶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

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絶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按弗強言不必強立之也

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蕭叔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宫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決犀

十四年傅瑕貳　解有二心於已傅氏曰如此則漢祖

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攺云雖納我仍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傳氏曰高貌按詩翹翹錯薪錢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

鼓於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盖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别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解謂遣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傅氏曰以狄地之曠絶而在晉則為都其威遠樹宜闢土之廣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為奸也古人共耕曰耦共射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壄傷晉室

太巧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為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為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成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

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稷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

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

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

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補云蓋適母家也

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

武之象故曰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之道

用其衷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尨雜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驪姬爲内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按曲沃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秖取内寵嬖子二事今從之

改曰驪姬寵奚齊變亂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盖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曾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為哀姜故也解鑿

二年虞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服虔謂鄍晉邑

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按此兩言自指冀之伐虞觀下文稱侵敝邑南鄙語氣自別杜說未可非況鄍與顛軨皆爲虞地可考乎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

晉里克荀息師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主兵不信虞按請先伐虢者爲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改云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

共其資糧屝屨　解屝草屨按劉熙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

五年憂必讎焉　讐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讐之讐漢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為讐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春

秋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袀服師古曰袀服黑衣吳都賦六軍袀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非

此數語不明杜解非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改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殯於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藐諸孤　藐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伐屈條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傅氏曰有罪謂烝于賈君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

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愎

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

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

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

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

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

元王中厥目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

言易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廣韻狃相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況以吾晉國之衆乎

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傅氏曰履薪示欲自焚

瑕呂飴甥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丘　劉熙釋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為象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亾之禍人實為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為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為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　傅氏曰先君以敗德致咎史蘇之占從

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耳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傳氏曰言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

譏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留距衞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衞人伐邢蓋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

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　解三亾國魯衛邢疑魯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亾也傅氏曰三亾國邢衛杞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

馬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
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
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知固諫之為
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為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
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逭傳氏曰言違天天必不
宥注以赦為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弧矢之利注云為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

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

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

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絶句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

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傅氏曰質古

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皆是贄字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盖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竝也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即公子　按此陸氏說也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絶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實紀綱之僕　傅氏曰言其可仕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禄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

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縣有地名緜上今按緜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為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棄嬖寵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槩言耳又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　解省官司具器用傳氏曰官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衞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室如懸罄　罄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傅氏曰禮記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太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

先直而旋故不曰横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
三陌盖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范守巳曰盬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為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巳而盬其腦當是以盬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
杜氏訓盬為啑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

秋文侯不說知於顔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刖鍼莊子　晉人殺之刖之也邵氏曰猶商君

刑太子師傅之意

甯子職納橐饘焉　蓋以饘寘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

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

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

之幸也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為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盖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

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

若不闕秦將馬取之　補云闕損也

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歜字誤玉篇作歔徂敢切菖蒲菹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解云將害良善未當

按無所謂不知所往何地所作何事也與上師知所為相反必有悖心言軍士將怨嗟也

中壽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

壽百歲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解云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黄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解曰

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非

其為死君乎　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

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

不復反衰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為常則失

禮甚矣蓋以誇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邲之師而

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侍講臣劉亨地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王鍔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崑山顧炎武撰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

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更代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為之請平於晉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損也未是傅氏曰厭臨也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陳侯爲衞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即上所謂我辭之者也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為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

以奉粢盛孝也　即以僖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三年雨螽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

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為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為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葢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詩只是宴樂之意取此為與耳天子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臯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

杜氏以為臯陶字羅泌以為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陸氏據焦氏易林龙降庭堅為陶叔後謂二國皆臯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强於為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

為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
謂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
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紓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畏穆嬴之偪

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即

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

梁地即郇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郇玉篇郇

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

國以辟不敏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専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獲公子茷　按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囚楚公子茷
距此四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十年沿漢泝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為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
云穀甥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耏門之
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史
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丈皆同按惠之二年即魯宣公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樁其喉邪　云長翟之種絕者亦非傳云亾者特其國亾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

父不滿五尺其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郕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没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迹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此

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則瑕必在河外僖三十年注曰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

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瑕轉為胡又改為湖今為閿鄉縣治瑕邑即桃林之塞而道元以為郇瑕之地誤矣

不如隨會能　邵氏曰能字句絶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　按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為貴當可使復賤也

予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傅氏曰盖繞朝

曾言於秦伯請留之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耳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北斗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者也如帚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

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篡弑之表也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域也

子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同　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

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夫已氏猶言彼已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為敏　傳以華孫辭宴為合於禮解失

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

郭象注曰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

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壻故以為

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

書亦諱之耳解非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

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縉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

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爲正　鯀

婞直以亾身其爲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

檮杌也帝之殛之亦秖遏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緩反為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麑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槐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之滿於

貫也殪殺也解非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解舒蓼二國名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盖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以上辟爲僻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玄賦覽蒸民之多

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此之取繹豈取其國都乎盖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慮事　慮籌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傅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傅氏曰言楚

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傅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夭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傅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為承副者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為偏在今為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盖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閑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傅因士季語竟言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傅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為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戶之　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

楚人惎之　定四年管蔡啓商惎間王室解惎毒也傳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斾投衡而出耳未詳　按杜解惎為教於義為長蓋晉人困厄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既脫而復有謔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若如傳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可勝書且末語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囂無復部伍解非

遂圍蕭蕭潰　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傅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丘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

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於室皇前此未及屨也劒人進劒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劒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興師之速如此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以為獻物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傅氏曰華元登牀秉其不虞劫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為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一言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其輕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列子鄧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伺其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戊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郁敦銘曰王

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卬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從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傳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久

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丘甲　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

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即

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爲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惡易覯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

人為兩之兩也盖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邉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十年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陸氏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按叔申既忠於鄭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較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傅氏曰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干城而制其腹心　傅氏曰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歷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頴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盖古本如此姚寛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耳於義亦通但杜顏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盖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

之福惟德之隅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孫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巡曰祥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乏之解非

鄖之師荀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蹙　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于南狩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蹙之象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為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識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薨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
氏宰之宰解冢宰非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卒
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
所憎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姒甍不殯於廟無櫬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誤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當作桓子

靡奔有鬲氏　杜氏曰靡夏遺臣事羿者仁山金氏遂以為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

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為謬也

有窮由是遂亾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土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不謀於

衆背晉之盟以匹師於鄢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
之中戮殺三卿是失刑也
夏書曰戎允戍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傅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
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衡而委蛇必折　傅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
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箋云不行而坐

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為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　漢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

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則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

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為襍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

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肆眚圍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軍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輸積聚以貸　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

民所居而貸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者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傅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

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於

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

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

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為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為乘二言為壽夢非號也解可删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其其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為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無

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盖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　二國大

夫後濟解云惰慢未明

暴妾使余　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

逃是不説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

旅於市陳其所尚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為諫也屨賤

踊貴之類是已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傅氏曰不使鄭伯夷

於大夫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為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為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

北鄭地范守己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兹乃謂魚陵爲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爲魚齒山明甚况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解云顏鬷皆姬母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為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又以為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為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今胤征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

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莊公為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觴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嘗酎　傅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

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

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也

無昭惡也　無昭子明之惡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闕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毋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傅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

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按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解非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於熒庭　今冀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

水經注橐谷水西逕熒庭城南

戌鄍邵　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　按鄍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鄍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為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踞轉而鼓琴　傅氏曰轉當為軫詩小戎俴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横木踞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隕妻為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即覆説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為賂非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㰍藪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為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說詩作閱皇詩作遑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禄秩比叔向

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傅氏曰諸侯絶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獨為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斃其死　言未有不匹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

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

守字句絶按夫猶彼也謂宋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亾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亾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木百車於莊丈子曰可慎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言者

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

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

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

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言其尸真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鄭氏周禮注茢苕

帚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衞風乎　言三國同是衞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為此謂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間

歌其一二季子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見舞象箾南籥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季猶畸也按季猶末也指最後甲子而言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絳老旣為隱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按下二如身當從杜解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邵解六身亦未當蓋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為二者一為六者

三設成二萬六十六百六旬也

譆譆出出　傅氏曰說文譆痛也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為鮮傅氏曰衆給者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槖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以師往

非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泰誓有此文

豈不遽止　遽亟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